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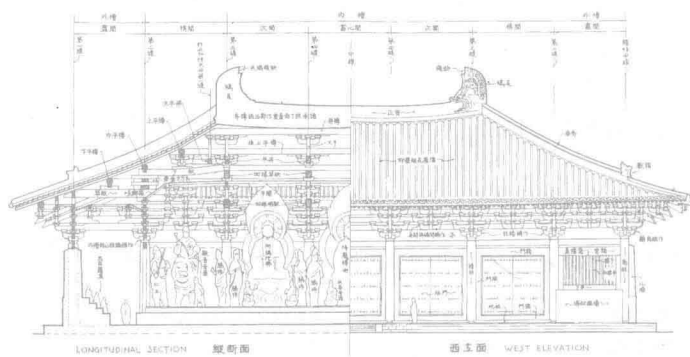
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大殿
MAIN HALL OF FOGUANG TEMPLE, WU-TAI SHAN, SHANSI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著



山西五台山 佛光寺大殿 唐大中十一年建 857 A.D.
MAIN HALL OF FO-KUANG SSI, WU-TAI SHAN, SHANXI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

ISBN 978-7-108-03237-9

I. ①图… II. ①梁… III. ①建筑史—中国—古代—图集 IV. ①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5608 号

本书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面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总序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与建筑教育家，他以毕生精力投入到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之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是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应用世界各国调查研究古代建筑先进之方法，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全国近 200 个县城的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详尽的研究报告，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梁思成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论述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并同时完成了专为国外读者阅读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 年梁思成应邀去美国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他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稿，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敬佩与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又继续对中国宋代朝廷颁布的《营造法式》进行研究及注释工作，于 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完成了《营造法式》主要部分的注释工作。2001 年梁思成先生诞生 100 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这是梁先生为人类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北京三联书店从梁先生的著作中选择了《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营造法式注释》和历年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又一次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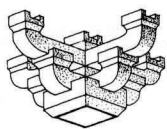


新出版，这几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先生在上世纪的三十、四十、六十年代几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成果。历年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不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更为我们显示了梁先生一生所崇尚的严谨学风与精品意识。

梁思成先生一直认为建筑文化应该是大众文化，他本人在后期也写过不少普及建筑文化的文章。三联书店拥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读者群体，这次出版梁先生的著作不但是对中国文化和一位著名学者的尊重，而且将对普及与提高大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产生积极的作用。

楼庆西

2009年7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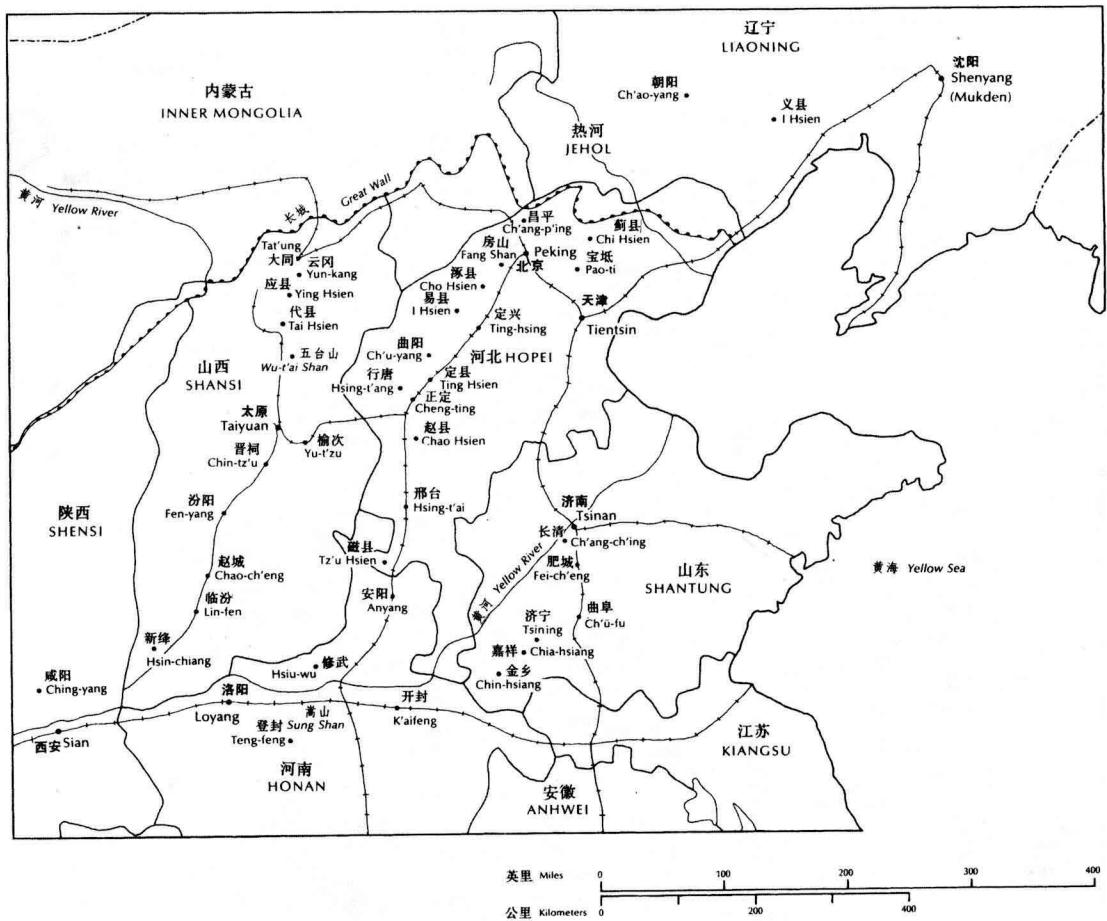
图像中国建筑史

——关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的研究

地图^[1]——本书所提到的重要建筑物所在地

图中的国界、省界和地名，以及华北地区铁路线路，都按30年代梁思成进行其考察时的情况标出和绘出。





[1] 这两幅地图是英文版编者不熟悉中国地理和地名的西方读者准备的。说明中关于地名发音的解释这里不再译出。本书写成于40年代，其汉字注音用的是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梁从诫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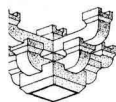
英文版致谢

费慰梅 (Wilma Fairbank)

为了使梁思成的这部丢失了多年的著作能够如他生前所期望的那样奉献给西方读者，许多钦慕他和中国建筑的人曾共同做出过努力。其中，首先应归功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教授。1980年，是他委托我来编辑此书并设法在美国出版。我非常高兴能重新承担起33年前梁思成本人曾托付给我的这个任务。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出版社，向以刊行高质量的建筑书籍而负盛名，蒙他们同意出版本书，使这个项目得以着手进行。然而，海天相隔，怎样编好这么一部复杂的书，却是一大难题。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梁思成后妻林洙女士的竭诚合作。她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员，对她丈夫的工作非常有认识并深情地怀念着他。我同她于1979年在北京相识，随后，在1980年和1982年两年中又在那里一道工作。她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三年中和我一起不厌其烦地做了许多诸如插图的核对、标码、标题、补缺之类的细致工作，并解答了我无数的问题。我们航信频繁，她写中文，我写英文，几年中未曾间断。这里，我首先要对这位亲爱的朋友表示我的感激。

1980年夏，本书的图稿与文稿在北京得以重新合璧。此后，我曾二访北京。这些资料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为我敞开了回到老朋友那里去的大门。我的老友，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和他的全家，还有他们的世交金岳霖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还有幸拜访了三位老前辈的建筑师，后来又和他们通信。他们是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代的同窗，又是他的至交，即现在已经故去的杨廷宝和童寯，还有陈植。在



30年代曾参加过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的较年轻的建筑史学家中，我曾见到了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王世襄和刘敦桢的儿子和学生刘叙杰。战争时期，当营造学社避难到云南、四川这些西南省份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还有一些更晚一辈的人，即战后50年代以来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本书付印前的最后阶段曾给了我特殊的帮助，特别是奚树祥、殷一和、傅熹年和他在北京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的同事孙增蕃等几位。本书书末的词汇表主要依靠他们四位的帮助；傅熹年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照片；奚树祥为编者注释绘制了示意图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伦敦的安东尼·兰伯特爵士和蒂姆·罗克在重新寻得的这批丢失了的图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爱尔瑟·格兰曾对我有过重要影响。她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中国建筑专家，也是一位钦慕梁思成的著作的人。她曾同我一一道为促使本书出版而努力。我在开始编辑本书之前，就曾从她那里受到过很多的教益。

在美国，我曾得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档案室的慷慨帮助。在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索普和梁思成过去的学生黄芸生曾给了我指导和鼓励。我在耶鲁大学的朋友乔纳森·斯彭斯，玛丽斯·赖特，玛丽·加德纳·尼尔以及建筑师邬劲旅始终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后者介绍给我海伦·奇尔曼女士，她是梁思成1947年在耶鲁大学讲学时所用的中国建筑照片的幻灯复制片的保管者。哈佛大学是我的根据地，我经常利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和福格艺术博物馆，我应向前者的主任吴允金（译音）和后来的代理主任约翰·罗森菲尔德致以特别的谢意。日本建筑史专家威廉·科尔德雷克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这里的建筑学家们都乐于帮助我，特别是孙保罗（译音）和戴维·汉德林两位，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积极鼓吹者，而罗宾·布莱索则对我的编辑工作又做了校阅和加工。我的朋友琼·希尔两次为我打印誉清。我的妹妹海伦·坎农·邦德曾给予我亲切的鼓励和许多实际帮助。

美国哲学会和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资助了我的研究工作和旅行。我的北京之行不仅富于成果，而且充满乐趣，这主要应归功于加拿大驻华使馆的阿瑟·孟席斯夫妇和约翰·希金波特姆夫妇对我的热情招待。

我的丈夫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一直待在家里, 这是他唯一可以摆脱一下那个斗棋世界的地方, 在我编辑此书的日子, 这个斗棋世界搅得我们全家不得安生。像往常一样, 他那默默的信赖和当我需要时给予我的内行的帮助总使我感激不尽。

中文版序^[1]

吴良镛

杰出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这部著作〔系用英文〕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刚刚完成了在华北和内地的实地调查。梁思成教授本来计划将此书作为他的《中国艺术史》这部巨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中国雕塑史，他已写好了大纲。但这个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现在的这部书，是他早年研究工作的一个可贵的简要总结，它可使读者对中国古建筑的伟大宝库有一个直观的概览；并通过比较的方法，了解其“有机”结构体系及其形制的演变，以及建筑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发展。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初学者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教材，而对于专家来说，这部书也同样有启发意义。在研究中，梁思成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理解，并善于深入浅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梁思成和莫宗江教授所亲手绘制的这些精美插图，将使读者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梁思成终身从事建筑事业，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不仅留给我们大量以中文写成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几年内将在北京出版或重刊），而且他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有影响的教育家。他曾经创建过两个建筑系——1928年辽宁省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和1946年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后者至今仍在蓬勃发展。他桃李满天下，在中国许多领域里都有他的学生在工作。1949年以后，梁思成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后来的人

[1] 这篇序是吴良镛教授应费慰梅之请，为1984年在美国出版的本书英文原作而写的。——梁从诫注

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此外，他还为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促进全国文物保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逝世至今虽然已经十多年，但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纪念着他。

这部书终于得以按照作者生前的愿望在西方出版，应当归功于梁思成的老朋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女士。是她，在梁思成去世之后，帮助我们追回了这些已经丢失了二十多年的珍贵图版，并仔细地将文稿和大量的图稿编辑在一起，使这部书能够以现在这样的形式问世。

译 叙

梁从诚

先父梁思成四十多年前所著的这部书，经过父母生前挚友费慰梅女士多年的努力，历经周折，1984年终于在美国出版了。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对于想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西方读者来说，由中国专家直接用英文写成的这样一部书，当是一种难得的入门读物。然而，要想深入研究，只通过英文显然是不够的，在此意义上，本书的一个英汉对照本或有其特殊价值。

正如作者和编者所曾反复说明的，本书远非一部完备的中国建筑史。今天看来，书中各章不仅详略不够平衡，而且如少数民族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等等都未能述及。但若考虑到它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也就难以苛求于前人了。

作为针对西方一般读者的普及性读物，原书使用的是一种隔行易懂的非专业性语言。善于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的古代中国建筑技术，是先父在学术工作中的一个特色。为了保持这一特色，译文中也有意避免过多地使用专门术语，而尽量按原文直译，再附上术语，或将后者在方括号内注出〔圆括号则是英文本中原有的〕。为了方便中文读者，还在方括号内作了少量其他注释。英文原书有极个别地方与作者原手稿略有出入，还有些资料，近年来已有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在译校中都已作了订正或说明，并以方括号标出。在后面的英文原作上，用边码标出了各段文字在正文中相应的页码，以便使两个文本能够互相呼应。

先父的学术著作，一向写得潇洒活泼，妙趣横生，有其独特的文风。可惜这篇译文远未能体现出这种特色。父母当年曾望子成“匠”，因为仰慕宋《营

造法式》修撰者将作监李诚的业绩，命我“从诚”。不料我竟然没有考取建筑系，使他们非常失望。今天，我能有机会作为隔行勉力将本书译出，为普及中国建筑史的知识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父母地下有知，或许会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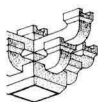
先父在母亲和莫宗江先生的协助下撰写本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我们全家困居于四川偏远江村，过着宿不蔽风雨，食只见菜粥的生活。他们虽尝尽贫病交加，故人寥落之苦，却仍然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陋室青灯，发奋著述。那种情景，是我童年回忆中最难忘的一页。四十年后，我译此书，也可算是对于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生活和坚毅的精神的一种纪念吧！遗憾的是，我虽忝为“班门”之后，却愧无“弄斧”之功，译文中错误失当之处一定很多，尚请父辈学者，本行专家不吝指正。

继母林洙，十年浩劫中忠实地陪伴父亲度过了他生活中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一段历程，这些年来，又为整理出版他的遗著备尝辛劳。这次正是她鼓励我翻译本书，并为我核阅译文，还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的同志一道为这个汉英双语版重新提供了全套原始图片供制版之用，我对她的感激是很深的。同时我也要对建筑系资料室的有关同志表示感谢。

费慰梅女士一向对本书的汉译和在中国出版一事十分关心，几年来多次来信询问我的工作进展情况。1986年初冬，我于美国与费氏二老在他们的坎布里奇家中再次相聚。四十年前，先父就是在这栋邻近哈佛大学校园的古老小楼中把本书原稿和图纸、照片托付给费夫人的。他们和我一道，又一次深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先父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积极关注，不能不使我感动。

本书译出后，曾由出版社聘请孙增蕃先生仔细校阅，在校阅过程中，又得到陈明达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解决了一些专业术语的译法问题，使译文质量得以大大提高。在此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了推动中国古建筑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不计经济效益方面可能受到的损失，决定以最佳印制质量出版这本书，这种精神在当今出版界已不多见，这些都令我感佩。



1991年是父亲的九十诞辰，本书能够在今年出版，更有其纪念意义。

这里我还须说明，尽管这本书基本上是根据作者原稿译出的，图版也都经重新制作，但我们还是参照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版式和部分附录。为此，我谨向这家美国出版社致意。

最后，我还要向打字员张继莲女士致谢。这份译稿几经修改，最后得以誊清完成，与她耐心、细致的劳动也是不可分的。

1987年2月于北京

1991年5月补正

前 言

这本书全然不是一部完备的中国建筑史，而仅仅是试图借助于若干典型实例的照片和图解来说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的演变。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释文，但在图纸绘成之后，又感到几句解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此，才补写了这篇简要的文字。

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羸直之象。虽然很难说它的生命力还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书所述及的30个世纪之中，这种结构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机能，而这正是从这种条理清楚的木构架的巧妙构造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每个部件的规格、形状和位置都取决于结构上的需要。所以，研究中国的建筑物首先就应剖析它的构造。正因为如此，其断面图就比其立面图更为重要。这是和研究欧洲建筑大相异趣的一个方面；也许哥特式建筑另当别论，因为它的构造对其外形的制约作用比任何别种式样的欧洲建筑都要大。

如今，随着钢筋混凝土和钢架结构的出现，中国建筑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诚然，在中国古代建筑和最现代化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基本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吗？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体系能够使用这些新材料并找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吗？可能性是有的。但这决不应是盲目地“仿古”，而必须有所创新。否则，中国式的建筑今后将不复存在。

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涉及日本建筑。因为按正确的分类来说，